

知青

那时候

张漫凌
白卓然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岁月的长河源远流长，带走多少
青春与梦想，冲淡多少喜悦与哀愁，
特殊的年代，历练整整一代人，
点滴的往事，忆起……



QINGNASHIHOU

ZHIQING

QINGNASHIHOU

ZHIQINGNASHIHOU

知青那时候

张漫凌 白卓然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青那时候/张漫凌,白卓然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5317-1623-2

I. 知… II. ①张…②白…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219 号

知青那时候

Zhiqing Na Shihou

作 者/张漫凌 白卓然

责任编辑/王金秋

封面设计/梁 伟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http://www.bfwy.com>

邮 编/15002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省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5

字 数/250 千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书 号/ISBN 7-5317-1623-2/I·1536

序 一

我和漫凌,35年的朋友,35年心与心的交往。后来这种交往很自然地发展成我们两个家庭的友谊。今天她在战胜病魔的同时同她的先生共同创作了这本书,她在告诉我们:一个智慧女人、坚强女人的人生真谛。

——35年前的那个夏天,15岁的我和16岁的她相识在名震全国的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水稻连。

那是极左的年代,花季的我们,虽然在广阔天地,却无法大有作为。当时的我,完全孩童一个,但漫凌却不同,她幽默、成熟,酷爱文学、摄影。她写的七律古体诗把我看呆了;她不知从哪儿来的幽默故事乐得我前仰后合;她偷偷带我去滚滚麦浪中拍照,更是把我美坏了。总之,尽管她只大我一岁,但她的多才多艺及心理成熟程度,和年龄不成正比,我对她言听计从。那时,她是我绝对的姐。

现在想来,当时我总愿意和她粘在一起的更主要原因,在于她对社会认知的相对成熟。有这样一件事:一位下放作家的家信被擅自拆开,进而还开批判会批判信中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主持人的鼓动下,会上发言热烈,漫凌偷偷对我说:私拆家信是违法的。于是我俩坚持着就是不发言。按漫凌的才气、爱好,她应当上文学类大学。但她的成熟使她不与人争,上了黑龙江卫生学校,毕业后定位在医疗卫生系统,依然非常出色,很快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24岁那年,她遇上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学中文的、才华横溢的卓然。一年以后,他们结婚了,并被幸福笼罩着。

然而,人生总会有坎坷和辛酸。水稻连艰苦的劳动,使她早早患上了肾炎,后来又发展成尿毒症,直到前年我帮着联系去上海换

肾。漫凌到上海那天,我去机场接站,看着坐在轮椅上的她被疾病折磨得面色灰黑,瘦得不成样子,我的心好疼好疼,欲哭不能。因为,当时我看到了她目光里的坚强,我意识到,从此刻起,我应该是她的“姐姐”了。

人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会有一个好女人。但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个幸福女人的身边,一定有一个好男人;人都说,相爱的人目光总是相吸的,但在这里,我还要说,相爱的人的目光总是一齐向前的。漫凌、卓然相知相爱患难与共。

* * * * *

“妇唱夫随”,自我和兰君结为伉俪,也自然成了漫凌和卓然的好友。漫凌的坚强、聪慧,卓然的睿智、幽默,深深地打动了我。

当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这本书的十个故事,我被深深感动了,那是在怪异的年代所发生的近乎荒诞的故事。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小字辈”是难以相信的,但它又确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重复过去的故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警示,是为了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故事永远不再重复。

* * * * *

这本书,是漫凌和卓然爱情磨砺的结晶。漫凌病重后,卓然做为某基层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始终奔波于单位和医院之间;漫凌在上海换肾前后,卓然寸步不离。卓然对漫凌身心的呵护,使她不仅渡过了生命的险滩,而且又登上了生命的新起点。这本书,是他们的第一部作品,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们笔耕不辍,不断开放出爱情、生命与文学的奇葩。

就把这段看似我们两个家庭“友谊宣言”的文字当作我们为本书作的序吧。

挚友 蒋兰君 方存忠 作于 2003 年圣诞之夜

序 二

和卓然、漫凌夫妇的友谊可以喻为“君子之交淡如水”，相识相知许多年，虽不经常见面却彼此记挂着。知道他们各在一隅有职，忙多闲少，便不打扰。忽有一日想起好久不通情况，急着打听，竟如晴天霹雳般得知漫凌患了尿毒症！我们哪里想得到，像她那样开朗热情、勇敢坚定的人怎么会突然间遭此不幸？疾病是残酷的，靠每周三次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的漫凌，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体重下降了二十多公斤。水潴留造成的严重心衰改变了笑声不断、诙谐幽默的漫凌。卓然终日为她疾病的治疗而奔波操劳。那些日子朋友们的共同心愿是一定要她治好病活下来，而且要活得有质量。

生命是脆弱的，也是顽强的。2002年2月4日过小年那天，漫凌在上海做肾移植手术成功了。三个月以后，回到哈尔滨的第一天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新生的漫凌。她说经历生病就是体验生命。痛苦是最好的学校，经历痛苦就会获得财富，有了挫折和痛苦的经历才会使人活得更精致！果然这以后一年的时间里，她和卓然合作了这本《知青那时候》并送到我们手上，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唤起了我们沉甸甸的记忆，将我们带回到三十多年前那个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1968年到1978年十年间，中国有三千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屯垦戍边，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私地洒向广阔天地，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那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运动。我们在那时候，正如这本书描绘的那样，艰难地生活过，艰苦地劳动过，狂热地幻想过，痛苦地爱过恨过，开心地笑过，悲伤地哭过……三十多年

来,我们曾为那时候的生活愤懑过,也留恋过。随着岁月的流逝,知青的生活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漫凌和卓然生动客观地将那些曾经的岁月再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到知青那时候作为历史一页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那一段生活,因为它对于社会,对于后人是有益的。

郑志成 赵育莹

于 2003 年冬 飘雪的日子

再 版 序

我小的时候,常听姐姐和邻居家的哥哥姐姐们讲起他们下乡插队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我头脑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印象,长久地感动着我,震撼和影响着我年少的心灵。

以后,渐渐地长大了。在我有能力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再现当年知青的场景,或创造一种氛围来唤起当年知青的共鸣,我很想为知青们提供一个回顾历史或互相倾诉的场地。于是,在哈尔滨市开发区,我购置了一处房产,建起了一个充满怀旧情感的“乡村大院”酒店。

酒店创建不久,便有大批知青拥到这里,包括省里、市里和全国各地的知青。这些知青,多数已年逾半百,却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着贡献。如今,他们有的相邀而来,有的乘知青专列来黑土地回访,也顺便到“乡村大院”来找感觉。他们聚集在这里品味着当年的“粗茶淡饭”,讲述着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同唱着那时候旋律激昂的歌,欣赏着“小将”们演出的充满当年色彩的节目。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不自主地唱起来,跳起来。

读了《知青那时候》这本书,我深为书中的十个故事所感动,我虽然没下过乡,也不是知青,但在书中我却再次看到了姐姐和邻居哥哥姐姐们当年的身影,体会到那一代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十分感谢这本书的作者——白卓然、张漫凌夫妇,由于这些真实而生动的故事使得许多知青朋友们更深切地回忆起他们的过去,找到了当年下乡时并肩战斗的战友的身影,也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增加了一份知青生活的阅历。是这本书使那一段历史更加鲜活起来。

我敬佩当年知青的经历。深深感到,这是任何艰难困苦也不

能压垮的一代人。困难只能成为他们不断探索前行的动力。但愿他们这种敢于战胜苦难,坚韧不拔的精神能够启迪后人,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余振波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多雪的冬天	1
啊,水稻	49
斗批改宣传队	87
炊事班	117
不许搞对象	144
赤脚医生	188
钓鱼	218
“阶级斗争新动向”	230
三批马翔	249
回家	286
后记	326

多 雪 的 冬 天

白茫茫的雪海上颠簸着两挂马车，呼啸的北风卷起雪浪扑过来，打过去。马车上的突击队员们蜷缩在行李和粮食袋子搭起的围坑里，两只套着厚厚的大棉手闷子的手吃力地抓着捆绕行李固定在车板上的粗绳子，狗皮帽子外面都罩了大围脖，将脸和脖子围得严严实实。偶尔抬起头，眯着的眼睛在晃动着狗毛缝隙里瞭一眼苍茫雪色。马车摇晃着艰难地前行，厚厚的积雪下面是沼泽地，大大小小的塔头墩子像海边的岩石不规则地错落在沼泽地上。拉车的紫红色的俄罗斯纯种马是为垦荒从兵团种马场买来的，据说比汽车的价钱还贵呢。那马个高体大、腿细蹄宽，从未修剪过的黑色马鬃扬起来像长发飘飘，落下去似黑纱披肩，霜雪在上面滚动翻飞。那驾辕的马在鞭声中昂着头嘶鸣着，四蹄坎坎绊绊，吃力地挣扎着，两匹拉套的马趑趄趑趄，像是喝醉了酒。它们跨过塔头墩子，车轱辘就随着滚上去，车身倾斜了，几乎要立起来，旋即又哗地落下去，人们也随之翻过来，仰过去，像小船在汹涌的海浪里颠簸。

突然，马车停在山坡前。马在扑面的雪浪中晃着头，半睁着眼睛，眼角的泪凝成了冰珠，眼毛、鼻子、嘴上都挂满了霜雪。呼出的一道道白气冲上头顶，四蹄乱刨，扬起团团飞雪，马车却仍然停在原地纹丝不动。车把式急了，挺起身子，啪的一个响鞭打在辕马的嘴角上，立刻绽开一道血痕，殷红的血涌出来，随即又冻在下巴上。

那马陡然一惊，蜷身一退，后蹄蹬地，前蹄腾起，昂首悲嘶，拽动着拉套的两匹马的缰绳，使它们踉跄着。车上的人们懵懵懂懂地像被抛进谷底又浮出水面。马车误住了。

突击队长于森张开嘴想问个究竟，一阵风刮来，呛了一口雪，闷住了气。坐在车把式后面的马戈飞身下车，夺过马鞭扔在雪地上。他一只手抱住辕马的头，一只手抚摩着马，从它的下巴沿着脖子一直捋到马的前胸，那马头依偎在他的怀里，脖子上暴起的青筋慢慢地平了下去，鼻孔的喘息小了，呼吸和缓了，流淌下来的鼻涕和口水蹭在马戈的前襟上，立即冻硬了，闪着光亮。

“都下来活动活动吧！”于森带着南方口音，话未落地已经摔在雪地里，没了半个身子。在雪地上，他一边舒展着腰身，一边留意着马戈。

“往那边点，我下来了。”一平说话有点不利索了，他一边揉着下巴，一边从车上滚摔下来。大家都冻得腰腿僵直，手脚不好使，接二连三地掉下车来。后面的车也停了下来，十几个人看不出模样，分不出男女，像笨熊似的在雪地上翻滚。他们互相碰撞着，捶打着，揉搓着，滚在一起，打成一片，僵硬的肢体在彼此的打闹中得到舒展。车周围的雪被压实了一大片，露出了塔头墩子。于森坐在一个塔头上，一平躺在地上头枕着塔头，喜子手里拿着旗帜站在塔头上，背着风大喊着：“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展开的旗帜上“青年垦荒突击队”的字样在风雪中飘动。

“队长，咱们走一会儿吧？车上太冷了，都快冻死了。”一平跺着脚拍着两只手说。

“你要是能走动你就走呗！”喜子没等于森开口抢着说。

小乔侧过身歪着脖子说：“怎么走不动？”她扎着绑腿，穿着一双笨重的大头鞋，先走起来。迈一步，雪没到膝盖，大衣后摆扫在

雪上，抹平了踏过的雪坑。小乔的两只胳膊夸张地伸展着，摇摇晃晃拔出腿又迈出去。

“看我的！”一平两手搂起大衣下角，大衣后摆兜着屁股，两条腿在雪地里蹚起来，身后开出一条雪道。喜子跟在他身后举着旗追着喊道：“让我在前面，我是旗手！”一平不理睬他，继续蹚雪，嘴里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被坡上席卷下来的风雪呛住了。

“战友们冲啊，冲到山坡上去！”于森像指挥员似的一手拉下围着嘴的围脖，一手振臂高呼。

大家纷纷爬起来，站起来，带着满身的雪跟在突击队的旗帜后面向山坡冲去。

马戈用脚蹚开了车轱辘周围的雪。原来车陷进了雪坑。山坡下被水流冲出的坑很深，绕不过去。他一手抓住马笼头一手拉着辕子，腰靠在车板上，嘴里喊着：“捎！捎！”马车只退了一点点又卡住了。马戈脱下大皮袄垫在车轱辘下面，用脚踏实，挥起马鞭捋了捋鞭梢，站到辕马的旁边，摸了摸马鼻子，退后一步扬起了鞭子，鞭梢在他头上飞旋着，发出呼呼的声音，三匹马同时竖起了耳朵扬起了头绷紧了缰绳，只听“啪”的一声，鞭梢在半空中炸响，马车飞出了雪坑。

“好啊，好啊！”山坡上的人们跳着，欢呼着，手脚的动作似木偶般怪诞，冻硬的嘴巴发出的声音随着风雪高一声低一声地飞散着。

两挂马车继续前行。突击队员们跟在车辙后面走一阵，暖暖身子，活动活动腿脚，再爬上车坐一阵，歇一歇。如此折腾了几次，再也下不去车了。只好埋下头去，挤在一起，任凭风吹雪打了。

于森抬起头来，看了看插在车辕子上的红旗，“青年垦荒突击队”七个金黄的字在风雪中猎猎飘动，时隐时现，不由得想起“纷纷

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的诗句，不知今日的严寒比岑参所见的唐时边塞“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如何？当然于森比较的只是冷的程度。天气越冷，他的心越热，心潮越澎湃，越是感觉具备了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客观条件，接近了他的理想和追求。于森心中的榜样是他的大伯于天水。他要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锤炼红心，锻炼意志，像大伯那样做坚强的革命战士，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

1937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正在北京上大学的大伯毅然弃笔从戎，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吃小米、住窑洞、学理论、练本领，以后被党组织派到东北抗日联军，在最前线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那是怎样惨烈的斗争啊！“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嚼草根吃树皮”，“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英勇的抗联官兵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用顽强的意志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不能大举进攻中原，粉碎了日本人建立满洲国的梦想。十四年里，三万抗联英雄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经过无数次战斗，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解放后，大伯没有回到南方老家去，而是留在了东北，他要建设好北大荒，告慰并肩战斗的烈士们。

1968年冬天，于森像大伯当年投奔延安一样，背着行李，千里迢迢，义无反顾地来到黑龙江五七干校，因为这是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办起来的干校。黑龙江又是大伯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十八岁的于森还没有见过大伯，他要在这里把自己塑造成合格的无产阶级战士——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然后再去看大伯，让他感到放心和骄傲。

于森的决心和行动，使他一夜间成为干校尽人皆知的人物。那面“青年垦荒突击队”的战旗是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于森从校领导手中接过来的。干校为了加快发展，更是为了培养和锻炼

队伍,同时派出三支突击队,赶在大雪封山之前开进山里,分三处伐木备料,待来年春回大地的时候,大部队再上山盖房子,开荒种地建工厂,总之是要开辟新战场。

下放劳动的省直机关的干部们被称为“五七战士”,从学校到这里来的学生们叫做革命小将。成立青年垦荒突击队那天,革命小将纷纷报名,写请战书、决心书。这个突击队的任务是在距干校东南方向十几里的山林回弯处建设一个以种田为主的新曙光战区——全部由知青开荒种地,就像延安的三五九旅那样,在北大荒开出一片南泥湾。

原计划这支青年垦荒突击队由十八个男知青组成,就像十八棵青松,由于森担任队长。可是誓师大会前一天,副校长突然对于森说:“有六个女知青态度坚决,非要参加突击队不可。校党委同意了。时代不同了,女同志一样能够冲在风口浪头上!”

于森心里不乐意,却又不好说什么。毕竟知青的心情是一样的,大家都渴望着火热的战斗。可是没想到副校长接着说:“于森呀,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带上,他叫马戈。”

“啊?他不是苏修特务吗?他到突击队算怎么回事?”于森忍不住大声嚷起来。

“对!他原来是个局级干部,抗联时在苏联呆过很长一段时间,1960年以前领导苏联专家在我国搞建设项目,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他精通俄语。当然啦,带他上山不是做为突击队员,而是让你们监督改造他。在大山里,在容易活动的环境下,更有利于他的暴露,也就更有利于锻炼队伍啊!小鬼,这是一次难得的自然环境 and 政治斗争的双重考验,党组织交给你们这样的任务就是要你们尽快成长噢,可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啊!”副校长意味深长的话燃起了于森迎战的激情,他拍着胸脯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以党

员标准要求自己，完成好组织交给我们的全部任务！”

于森所说的“全部任务”，更大程度上是指对特务马戈的监视。为做好这件事他想了半宿，怎样放，怎样收，怎样不露声色不被发现，就是既要让他有暴露的机会，又要及时掌握并将他们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这事着实让于森费了一番心思。他原本是喜欢看侦探小说和电影的，什么《福尔摩斯探案集》、《国庆十点钟》他都看过，可是好像马戈的情况都对不上号。管他呢，十八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还对付不了一个特务吗？他相信正义的力量，也憧憬了胜利的场面，当然是在设计了几个回合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这使他的情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之中，以至于誓师会前伙伴们对领导的决定提出疑义的时候，他那种神采飞扬的表情搞得大家莫名其妙。

此刻，青年垦荒突击队员们上了主席台。清一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扮，只是没有领章和帽徽，但却个个扎了绑腿，反倒有了些中国工农红军的意味。于森队长举着从校长手里接过的那面突击队旗帜，带领他的男女队员们高唱起《沙家浜》京剧样板戏“十八棵青松”那一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烈日炎炎晒不死，严寒冰雪郁郁葱葱。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痕迹重重，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蓬勃旺盛，倔强峥嵘。崇高品德人称颂，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他们个个唱得红光满面，青筋暴露，慷慨激昂。唱到“十八个伤病员”时声音有些含糊，待到“要成为十八棵青松”时又高昂起来。

干校战友们迎着风雪将突击队员们送到校门外的大路岔口上。“改天换地闹革命！”“志在五洲一片红！”“爬冰卧雪炼红心！”“誓死解放全人类！”送别的知青们喊出的壮行口号带着哽咽和悲

壮,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情绪激动,热泪盈眶。难道是自己没能参加突击队?为共同劳动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为山上的艰苦生活?还是为一些说不出的理由或者是有了可以恣意宣泄感情的机会?总之干校里就是“人心常激动,热泪总欲流”。那场面真像是十送红军,只是口号不再相同。

三个突击队的勇士们同领导和同志们握手拥抱后,分别登上了马车上路了。于森站在车上摇晃着队旗,那鲜红的旗帜哗啦啦在风雪中飘舞。

啪的一声响鞭,马车冲下公路。于森一个趔趄倒在喜子身上,迎面刮来刺骨的寒风再也没给于森和他的队员们表现英勇的机会,他们一个个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

坐在车上的马戈一袭黑衣。不知他是有意和队员们区分开来还是为了便于行动,头上的狗皮帽子长长的灰毛上带着一撮白色。他身材瘦高,目光矍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莫名的表情,这更让于森感到是个难以应付的对手。这会儿,他接替车把式赶着马车,不时在空中甩个响鞭,马车行进得不那么艰难了。于森似乎觉得他很得意,心中懊恼,一拳砸在行李上,飞起的雪花刚好扑在身边的一平脸上。

“你干什么呢?”一平抹着脸问。

于森在马戈的背后丢了个眼色。一旁的喜子也凑过来乜斜一眼。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举起拳头,做出“打倒”的动作。不想马车轮子在塔头墩子上一颠,三个人同时摔倒了。马戈回过头来抱歉地一笑,使他们心头一震。挣扎着重新坐好,三只戴着棉手闷的手紧紧搭在一起。

马车终于停下来,停在一片残垣断壁前。后面两间旧房子被厚厚的积雪遮盖住了。寒风拍打着半截搭拉下来的窗框发出咔嚓